

《遙不可及》

赴約的那天，杰拉德起得特別早。

或許是受到出遊前總會有的期待心情所影響，早起並沒有像往常那樣痛苦，只不過以出遊來比喻似乎有些不太對勁。因為正確來說，他是要去練習一項自己認為非常有趣的課程，而赴約的對象是不久前才漸漸熟悉起來的友人，也是比他大上一歲的學長。

穿上黑色長袍，掀開窗簾往縫隙外眺望，碧藍的天際看上去是個適合飛行的日子。杰拉德將魔杖放進長袍裡的暗袋，朝著約定的地方走去，鑑於先前在飛行課時曾因為飛太高而反胃，這次他只敢先吃一些餅乾墊胃，以免把事情搞得有點糟。

還沒抵達地點，遠遠地就望見了人影。

杰拉德下意識地拿出懷錶，發現時間還早了半小時，頓時鬆了口氣，但對於比對方晚到這點，他總覺得莫名的介意。通常和人約好在什麼地方見面，他都會提早半小時抵達的，而此刻卻突然相反過來，因此心情有些微妙，但老實說並不是什麼要緊的事。他努力地揮去這些毫無意義的思緒。

「早安，杰拉德。」

大概是聽到了聲音，伊恩立刻抬起頭，朝他道了聲早。

「早安。」杰拉德點了點頭，快速地往伊恩的腳邊瞥了一眼，兩支飛天掃帚。也就是他並沒有會錯意，對方是認真想要練習飛行的。稍微思考了一會兒，他決定禮貌性地先問問對方的意見，然而對方卻比他快了一步開口：「——雖然拿了兩支掃帚，但我想會用到的只有一把吧。」

杰拉德聽了不自覺地頓住，然後有些困惑地陷入了沉默，他不確定地問道：「所、所以，我們——要一起乘一把掃帚？」

「呃，不，我是說——」伊恩露出了有些為難的表情，或者該說是尷尬，「……你練習就好……呃，嗯，我覺得我大概連起飛都辦不到。」

想說的話霎時噎住了喉嚨。杰拉德將視線放在草地的掃帚上，一時之前也不曉得該怎麼反應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麼今天的約定看起來——似乎毫無意義，至少他是這麼認為的，因為總不可能真的讓對方看著他練習整個上午。苦惱地想了許久，他猶豫地道：「如果你會怕的話，可以先試著習慣浮空？」

「……」伊恩停頓，接著沉默地望向杰拉德，不發一語的模樣就像是無聲的拒絕。杰拉德稍微斂下眼，走到掃帚前拿起其中一把，有些勉強地開口：「那我先飛一下子，如果想練習了再告訴我。」

聽著那語氣，伊恩張了張嘴似乎想說些什麼，但最後還是避開了眼神，「嗯，我知道了。」

坐上浮起的掃帚，杰拉德朝伊恩的方向瞥了一眼，什麼也沒說的就飛上那片天空，離開的背影比起不高興更像是落荒而逃。

「也許是我太自以為了。」

在狂風撩起他的前額髮絲時，杰拉德滿腦子想的只有這個。是他單方面的以為伊恩接受了練習飛行的提議，卻沒想到對方根本沒聽懂他的意思，或者說，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可能性。

所以，他搞砸了。

本來只是希望能和其他人再相處好一些的。

闔上淺碧色的雙眼，杰拉德將前行的速度放得十分緩慢，猶如在空中散步似的飛著，若是時間能折回邀約前那一刻，那麼他一定不會再這麼魯莽地決定了，他必須承認，這是個徹頭徹尾的錯誤。

「只不過是能稱呼彼此名字的關係罷了。」他的心底突兀地響起了聲音，接著，又有道聲音冒了出來，「不，說不定對方是有特殊的原因，所以才會如此抗拒飛行。」

杰拉德煩惱地抿嘴。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，兩者全都明確地指向同一個事實——他與伊恩·科斯特，只不過是比陌生人還要更進一步的關係。沒錯，就這麼簡單，是他不懂得衡量彼此間的距離。

在入學以前，父親總是規定他必須從看過的書籍中吸收些什麼，說那些是他在未來前行時所踩著的踏石，但無論讀了再多的書，在人心面前他依然覺得自己如此的貧乏。就如他能敏銳地察覺到別人的情緒，卻不能拿捏好該做些什麼反應。

他不懂人心。

或許用這幾個字來陳述是最好的表達。

杰拉德緩緩睜開緊閉的眼，垂下的髮絲落在抬眼便能望見的位置，他稍微低下身子，姿勢看上去就像是要衝刺一般，雖然事實上他也確實這麼做了，當掃帚完全靜止在空中後，他握緊掃柄，猶如俯衝而下的獵鷹筆直地往前衝，瞬間湧起的危險感刺激著他的感官，他微微顫抖著，甚至不自覺地從嘴邊溢出低吟，直到身體再也承受不住，他才停下這瘋狂的行為，低頭疲憊地喘著氣。

從入學以來就一直感覺到的煩悶似乎在這一刻全得到了釋放。

杰拉德望著底下的湖水映照著那片明亮無雲的天際，努力地平復著心跳與呼吸。在這遼闊的空間，除了偶爾飛過的禽鳥之外，就只有他一個人停駐在半空中，周遭寂靜的像是被停止了時間。他抬手抹去鬢角旁的汗水，原本緊蹙的眉頭在經過剛才的宣洩後總算稍微舒展開來。

他總是在思考，或是想像，但是單憑這些完全無法解決任何事情。父親說的沒錯，就連他也明白自己在面前一些事物上有多麼的膽怯，否則也不會在這裡待了幾個月，能聊天的人卻依舊屈指可數。帶著些許喪氣的心情，他循著原路飛了回去，並順利地在草地上找到了那道身影。

在降落到地面之前，他先是空出一隻手捏了捏臉頰，好讓自己的表情不流露的太明顯，接著才以下滑的弧度迅速地降落，於是，保持還騎在掃帚上的姿勢，杰拉德對上伊恩的視線，淺碧色的眼眸像是不知道該怎麼反應似的眨著，而後者則是猶豫地先開了口：「我、剛才……」

停頓。

「不，沒什麼。」伊恩歛下眼睫，輕輕地搖了搖頭，他將手伸到還坐在掃帚上的杰拉德面前，問道：「那個……還行？」

「嗯，還行。」迷迷糊糊地就應了一句。像是想起了剛才自己的瘋狂舉動，杰拉德一時間還有些恍神，幾秒過後，他看著眼前的手，想也不想地就握住，冰涼的觸感瞬間拉回了他的思緒。他望著那雙天藍色的眼眸，以只有自己能聽見的音量小聲地道：「或者該說得救了。」

那像是能把所有的煩惱都拋之腦後的感覺。

「那就好。」對方泛起微笑。

藉著對方的力道，杰拉德跳下掃帚，不知怎地突然回想起了與眼前這人最初見面的場景，陽光，玫瑰樹叢，格格不入的世界。放開交握的手，他一把拿起掃帚，望著當時站在玫瑰樹叢旁的男孩，腦袋裡浮現的記憶像是在提醒著他從前沒能踏出的那一步。

明明沒那麼遙不可及，甚至是伸手就能觸及的位置。

但為何他卻總是卻步。